

西雅圖留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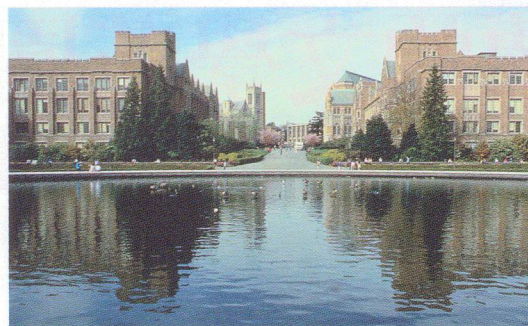
■ 許郁彬

從西雅圖回來已經超過半年了，我卻仍然常常想起在華大念書的日子，很苦，也很踏實，這種鮮明深刻的印象彷彿隨著我一同呼吸，一同生活，前陣子回到學校，再見到熟悉的老師、同學、實驗室和他們如同往常打屁聊天時，那種彷彿我從未離開的親切感，讓我直想落淚……

一九九七年，是預言家口中將發生大動亂的一年，這樣的變動未曾發生在台灣，卻實現在我的人生，九七年夏末，帶著又期待、又惶惑的心情來到了西雅圖，剛開始忙著安頓住處，整理行囊，熟悉環境，著實費了好大一番心血，幸好有許多好朋友的幫忙鼓勵，還記得當時每次要開車出門（我在台灣從來沒開過車），都得先心理建設一番，告訴自己一定能完整地回到家，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好笑！但是一個人在異鄉人生

地不熟，剛開始的心理煎熬確是不足為外人道，不僅只是環境的變遷，語言隔閡加上文化衝擊，常常讓我覺得十分挫折，明明在台灣口齒靈便得很，在美國卻只能張口結舌，辭不達意，好不容易說出來的話，也不如別同學說得漂亮動聽。為此，失去不少權益，吃虧甚多，幸好日子久了，大家漸漸熟悉彼此的個性，加上教我活動義齒的老教授 Dr.Brudvik 十分疼愛我，他總暱稱我“my flower”，又常給我鼓勵，讓我逐漸了解如何和不同國家的人相處，不過我始終沒學會他們“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最高精髓

華大是個十分美麗的學校，從春天的櫻花滿樹，五顏六色的鬱金香到夏季各種不知名的小花齊放，走在校園中的步道，踩著穿過濃密葉叢映在地上的細碎光影，心情總是好得不得了！可惜這



種時光不多，由於課業實在太繁重每天早上要趕八點鐘的晨間報導，接下來忙著治療患者，和老師們討論治療計劃，要不就窩在實驗室中研究如何才能做出以假亂真，警世駭俗的假牙，在華大贗復研究所，除了活動義齒的金屬支架可以外送請技術員完成，其餘所有贗復體，包括全口義齒固定義齒、排牙、刻蠟、包埋、鑄造、燒瓷，全部得自己動手，我們學校向來又以美學聞名，要從一個“牙醫師”成為無所不能的“牙技師”，當然只好每天關在工作室中，待到“再多留一分鐘就會崩潰”時才回家。

研究所生活雖然辛苦，但我一點也不後悔，這段期間，培養我學會如何判斷一個理論的好壞真假，學會自己找証

據來決定相信與不相信的學派，而不再是人云亦云，無所適從。此外，在美國訓練，更讓我了解到術業有專工，各個專科間必須合作，才能達到最好的治療成果，而一般開業的家庭牙醫正是幫助患者診斷及轉介專科醫師的最大功臣，如何找出患者的病因所在或及早發現潛在問題，皆需要豐富的知識與耐心，在美國，醫師間轉診早已行之有年，在台灣，仍需大家共同努力，我相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以患者的利益為出發點來考量，在替患者訂定治療計劃前，我總會問自己，如果這是我自己的牙齒，我會怎麼做？思考過後，再何患者討論，當然有些人不習慣這樣的治療方式，有些患者甚至覺得：「講這麼多幹嘛？趕快弄完就好了！」在回來的這段時間裡，的確受到許多挫折，可是我仍然覺得患者有知道自己口腔狀況及選擇治療方式的權利，往後的路途似乎仍然遙遠，願意相信，我能以樂觀的態度面對。

